
明史

明史卷三百四十二　　列傳一百九十三

葉向高　方從哲　劉一燝

何宗彥　朱國祚　朱國禎

葉向高字進卿福清人父朝榮思貢生養利知州向高甫妊母避倭難生道旁敗廁中轉側三年數瀕于死若有神相之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遷南京國子司業改左中允仍視司業事南京久缺祭酒向高領之士頗咸服二十六年召為左庶子充皇長子侍班官礦稅橫行民不堪命向高上疏引東漢西邸聚錢事為鑒不報尋擢南京禮部右侍郎

久之改吏部再陳礦稅之害又請罷遼東稅監高淮語皆切至妖書獄興移書沈一貫力諫一貫不悅以故滯南京九年後一貫罷沈鯉亦去朱賡獨當國帝命增閣臣三十五年六月擢向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王錫爵于慎行李廷機並命十一月向高入朝慎行已先卒錫爵堅辭不出廷機位居下向高以先恩貢同年生讓而處其次明年首輔賡卒次輔廷機以人言久杜門向高遂獨相當是時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廢弛大寮或空署士大夫推擇遷轉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廷臣部黨勢漸成而中

貴人搉税開礦大為民害帝又寵鄭貴妃福王不肯之國向高用宿望居相位憂國奉公每事執争務忠筭帝心重向高體貌優厚然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東宮輟講者五年廷臣屢請不得命三十七年二月向高擇吉以請亦不報自是歲春秋必懇請帝皆不納貴妃王氏太子生母也薨四日不發喪向高以為言乃發而禮官上其儀注稽五日不行向高復争之疏乃下福王府第成工部以之國請向高擬旨上帝不發趣之則示以明春及期迫向高請先飭儀衛舟車帝不納四十一年春廷臣交章請

復諭改明春已忽傳旨莊田非四萬頃不行廷臣大駭御史李邦華首以爲言向高因進曰田四萬頃必不能足之國且無日明旨又不信于天下矣且王疏引祖制而祖制然有是事曩惟世宗時景王有之景王久不之國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此何可效也帝報曰莊田有成例非創爲且皇祖時皇考與景王名封無異故危疑今大分已定何猜向高因疏謝言皇考時名位雖未正然講讀不輟情意通今東宮輟講八年且不奉天顏久而福王一日兩見以故不能無疑惟堅守明春期疑自釋而無以莊田藉口益滋天下

疑帝報福王無一日兩見事向高獲疏謝向高有哉
斷善處大事錦衣百戶王曰乾者京師奸人也與孔
學趙宗舜趙思聖等相訐告刑官讞未竟曰乾乃入
皇城放砲上疏刑官大驚將擬曰乾死罪曰乾遂訐
奏鄭妃内侍姜麗山與學宗舜思聖及妖人王三詔
等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擁立福王帝震
怒遶殿行半日曰此大變異事宰相何無言内侍即
跪上向高奏帝讀之奏言此事大類往年妖書然妖
書匿名難詰今兩造具在一訊即情得陛下當靜處
之稍張皇則中外大擾至其詞牽引貴妃福王尤可

痛恨臣與九卿所見皆同敢以聞帝讀竟太息曰吾父子兄弟全矣明日向高又言曰乾𧿒不宜發發則上驚聖母下驚東宮貴妃福王皆不安傳之天下書之史冊非美事宜留中而別諭法司治諸奸人罪正國法尊國體且速定明春之國期以息群喙則天下帖然無事帝盡用其言太子福王得相安貴妃終不欲福王之國沮撓萬端言明年冬太后七十壽王宜留慶賀帝令內閣宣諭廷臣向高留上諭弗宣請令冬預行慶壽禮如期之國帝遣中使至向高私邸必欲下前諭向高言外廷喧傳陛下欲假聖母賀壽之

名以留福王共約千人伏闕力請今果有此諭人情益疑駭將信王曰乾妖言朝端必不靜聖母聞之亦必不樂是陛下非壽聖母乃爲聖母累矣且潞王聖母愛子亦居外藩何惓惓福王爲因封還手諭帝不得已從之福王乃之國皇太子益安向高力也向高嘗上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葢有數端而災傷冦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

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即在廟堂之上
也其言絕痛切帝知其忠愛不能行初向高入閣未
幾陳用人理財策力請補缺官罷礦稅見帝不能從
乃陳上下乖離之病兩疏乞罷帝不允及吏部尚書
孫丕揚以薦賢不用求去向高言邇者災異迭見分
憂禦侮惟內外臣工陛下惜區區祿秩不顧祖宗金
甌夫承平無事人主嘗視士大夫輕而視官重及乎
有事士大夫又視身家重而視官輕至視官輕而天
下事不忍言矣向高自獨相即請增閣臣帝不聽及
是疏上亦不報向高遂引疾屢諭乃出視事已又言

臣屢求去輒蒙恩諭留顧臣不在一身去留而在國家治亂今天下所在災傷死亡畿輔中州齊魯流移載道加中外空虛人才俱盡一旦禍作天下必不罪他人而專罪臣臣何可不去且陛下用臣則當行其言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臣微誠不能上達留何益誠用臣言不徒縻臣身臣溘先朝露有餘幸矣帝不省京師大水四方多奏水旱向高又言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今人心洶洶思亂特未發耳陛下萬事皆不理以為天下長如此

臣恐一發不可救也帝亦不省帝在位四十年之春向高以歷代帝王享國四十年以上者自三代迄今止十君勸帝力行新政因復以用人行政請亦不報向高志不行無月不求去帝輙優旨勉留向高復言臣進退可置不問而百僚必不可盡空臺諫必不可盡廢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臣方憂陛下孤危而陛下閉塞愈深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尚書趙煥等言向高

杜門三月綠綸之地烟鎖塵封此祖宗二百年所未有亦不省先是向高疾閣中無人章奏就其家擬旨者一月及是時向高堅卧益久即家擬旨如前論者以爲非體向高亦自言其非堅乞去帝卒不命他相遣鴻臚官慰留至帝萬壽節始起視事其後向高主癸丑會試章奏皆廷閣中尤異事云帝考選科道七十餘人命久不下向高懇請數十疏越二年乃下言官既多攻擊紛起帝心厭之章悉留中向高請盡付所司定其去留因言大臣者小臣之綱今六卿止趙煥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補彈壓無人人心何由

戕帝但責言官妄言而大僚迄不補向高請增置閣臣章至百餘上帝始用方從哲吳道南向高疏謝因引退優詔不允四十二年二月皇太后崩三月福王之國向高乞歸益數章十餘上至八月始允其去向高以三載考績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叙延綏戰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一品三載滿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書建極殿至是命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賜白金百彩幣四表裡大紅坐蟒一襲遣行人護歸向高在相位務調劑羣情輯和異同然其時黨論已大起御史鄭繼芳力攻給

事中王元翰左右兩人者日相角向高請盡下諸疏
拟部院評曲直罪其論議顛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
帝不報諸臣既無所見得失益樹黨相攻未幾又爭
李三才之事黨勢乃成無錫顧憲成家居講學東林
書院朝士爭慕與遊三才被攻憲成貽書向高暨尚
書孫丕揚訟其賢會辛亥京察攻三才者喬應甲劉國
縉國縉以他過掛察典應甲亦用年例出外其黨大
譁攻擊紛起向高以大體持之察典得無撓而兩黨
之爭遂不可解及後齊楚浙黨人攻東林殆盡向高
已去位浸尋至天啟時王紹徽等撰所爲東林點將

録令魏忠賢按氏名逐朝士以向高嘗右東林指目為黨魁云向高歸里六年神宗崩光宗立特詔召還未幾熹宗立復賜敕趣之屢辭不得命天啓元年十月還朝復為首輔言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發臣擬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傳諭事有不可臣力爭皇祖多曲聽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虛懷恭己信任輔臣然間有宣傳滋疑議宜慎重綸音凡事令臣等擬上帝優旨報聞旋納向高請發帑金二百萬為東西用兵之需熹宗初政羣賢滿朝天下欣欣望治然帝本童昏不能辨忠佞魏忠賢客氏漸竊威福構殺太監

王安以次遂吏部尚書周嘉謨及言官倪思輝等大學士劉一燝亦力求去向高言客氏出復入而一燝顧命大臣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於奧窔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忠賢見向高疏則已恨甚既而刑部尚書王紀削籍禮部尚書孫愼行都御史鄒元標先後被攻致仕去向高爭不得因請與元標同罷帝不聽而忠賢益恨向高向高爲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類再入相事冲主奄人還煬竈奸時事日非向高亦稍利方爲圓不能峯直如神宗時然猶救有匡救給事中章允儒請減上供袍服奄人激帝怒命

廷杖向高論救者再乃奪俸一年御史帥衆指斥宮禁奄人請帝出之外以向高救免給事中傅櫆救王紀將貶謫亦以向高言僅奪俸紀既罷去御史吳甡王祚昌薦之部議以故官召忠賢怒將重譴文選郎向高亦救免給事中陳良訓疏譏權奄忠賢摘其疏中國運將終語命下詔獄窮治主使向高以去就爭乃奪俸而止熊廷弼王化貞論死言官勸帝速決向高請俟法司覆奏帝從之有請括天下布政司府州縣庫藏盡輸京師者向高言郡邑藏已竭藩庫稍餘倘盡括之猝有如山東白蓮教之亂何以應宮中有

喜慶事及皇子生向高請召還江東謙侯震暘賈繼春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毛士龍等帝皆不納向高亦無如何忠賢既懟恨向高而其時朝士與忠賢抗者率倚向高忠賢乃時毛舉細故責向高以困之向高數求去四年四月給事中傅櫆劾左光斗魏大中交通汪文言招權納賄命下文言詔獄向高言文言內閣辦事實臣具題光斗等交文言事曖昧臣用文言顯然乞陛下止罪臣而稍寬其他以釋宮府嫌消縉紳之禍因力求速罷當是時忠賢欲大逞憚衆正盈朝伺隙動得擿疏喜甚

欲藉是羅織東林終憚向高舊臣並光斗等不罪止罪文言然東林禍自此起至六月楊漣上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向高謂事且決裂深以為非廷臣相繼抗章至數十上或勸向高下其事可決勝也向高念忠賢未易除閣臣從中挽回猶冀無大禍乃具奏稱忠賢勤勞朝廷寵待厚盛滿難居宜辭事權聽歸私第保全終始忠賢不悅矯帝旨敘已功勤累百餘言向高駁曰此非奄人所能必有代為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忠賢雖憤猶以外廷勢盛未敢加害其黨有導以興大獄者忠賢意遂

決無何工部郎中萬燝疏劾忠賢即傳旨廷杖向高力救不從燝死杖下燝甫死御史林汝翥以忤奄命廷杖懼而逃城外或言汝翥向高甥也群奄遂圍其邸大譟向高上言國家二百來來無中使圍閣臣第者臣今不去何面目見士大夫帝優旨慰留盡収回中使向高以時事不可為乞歸己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乃命加太傅遣行人護歸所給賜視彝典有加尋聽辭太傅有司月給米五石輿夫八人向高既罷去韓爌朱國禎相繼爲首輔未久皆罷居政府者皆小人清流無所依倚忠賢

首誣殺漣光斗等次第戮辱貶削朝士之異己者善類爲空云向高相二帝老成持重有裨國家惟力薦門生王化貞請重其事權化貞與熊廷弼相訐奏向高不能決下廷議言者譏其委卸向高奏非臣一人所能獨任並集廷臣大議意嘗主化貞化貞遁棄廣寧逃人頗以是爲向高咎熹宗崩向高亦以是月卒年六十有九崇禎初贈太師謚文忠

方從哲字中涵其先德清人隸籍錦衣衛家京師從哲登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累遷

國子監祭酒請告家居久不出時頗稱其恬雅大學士葉向高請用為禮部右侍郎不報中旨起吏部左侍郎為給事中李成名所劾求罷不允四十一年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吳道南並命時道南在籍向高為首輔政事多決于向高從哲取充位嘗疏請開儲請補大僚恤災黎撤稅使發軍餉釋纍宗不報向高去國從哲遂獨相請召還舊輔沈鯉不允御史錢春劾其容悦從哲乞罷帝優旨慰留未幾道南至會張差挺擊事起刑部以瘋癲蔽獄王之寀鉤得其情龎保劉成等迭謀始

露從哲偕道南請益飭宮禁防而斥之家言謬妄帝納之召見廷臣慈寧宮御史劉光復以大聲觸帝怒命錦衣擒治從哲等為救解因請令皇太子講學皇長孫出閣帝不許而面諭群臣保成主使差與差即駢斬從哲等擬諭乃退及諭上帝止戮差而斃保成於內庭道南為言路所詆求去者經歲以母憂歸從哲復獨相即疏請推補閣臣自後每月必請帝以一人足辦迄不增置從哲性柔懦不能任大事時東宮久輟講瑞王婚禮逾期惠王桂王未擇配福府莊田遣中使督賦又議令鬻鹽

中旨命呂貢督織造駙馬王昺以救劉光復褫冠
帶山東盜起災異數見言官翟鳳翀郭尚賓以直
言貶帝遣中使令工部侍郎林如楚繕修咸安宮
宣府缺餉數月從哲皆上疏力言帝多不聽而從
哲有內援以名爭而已實將順帝意無所匡正向
高秉政時黨論鼎沸言路交通銓部指清流為東
林逐之殆盡及從哲秉政言路已無正人黨論漸
息丁巳京察盡斥東林且及林居者齊楚浙三黨
鼎立務搏擊清流齊人亓詩教從哲門生勢尤張
從哲昵羣小而帝怠荒亦益甚畿輔山東山西河

南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繼告災疏皆不發舊制給
事中五十餘員御史百餘員至是六科止四人兩
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
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僅四五人都御史數
年空署督撫監司亦屢缺不補文武大選急選官
及四方職教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畫
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詔獄因以理刑無
人不決遣家屬聚號長安門從哲屢奏不聽職業
盡弛上下解體四十六年四月
大清兵克撫順朝野震驚帝初頗憂懼章奏時下

怵數月泄泄如故從哲子世鴻殺人巡城御史劾之從哲乞罷不允長星見東南長二丈廣尺餘十有九日而滅是日京師地震從哲言妖象怪徵層見疊出除臣奉職無狀痛自修省外望陛下大奮乾綱與天下更始朝士雜然笑之帝亦不省工部主事鄒之麟求吏部不得劾選臣語侵閣部從哲與尚書李汝華薛三才疏辨言官又交劾之帝皆不問御史熊化以時事多艱佐理無效劾從哲乞閑實異策免從哲懇求罷堅卧四十餘日閣中虛無人帝慰留再三乃起視事明年二月楊鎬四路

出師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用紅旗督戰師大敗禮部主事夏嘉遇謂遼事之壞由興邦及從哲庇李維翰所致兩疏劾之從哲求罷不敢入閣視事於朝房帝優旨慰留乃復故而反擢興邦為太常少卿未幾

大清兵連克開原鐵嶺廷臣於文華門拜疏立請批發又候旨思善門皆不報從哲乃叩首仁德門跪俟俞旨帝終不報俄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畧亦不報請補閣臣疏十上情極哀始命廷推及推上又不用從哲後連請乃處用史繼偕沈漼

踬仍留中終帝世寢未下御史張新詔劾從哲諸所
踬揭委罪君父誑言欺人祖宗二百年金甌壞從哲
手御史蕭毅中劉蔚周方鑑楊春茂王尊德左光斗
山西參政徐如翰亦交章擊之從哲連踬自明且乞
罷帝皆不問自劉光復繫獄從哲論救數十踬帝特
釋為民而用人行政諸章奏終不發帝有疾數月會
皇后崩從哲哭臨畢請至榻前起居召見弘德殿跪
語良久因請補閣臣用大僚下臺諫命帝許之乃叩
頭出東宮侍講者十六年每歲季春從哲必請帝輙
假他故格之迄未嘗再舉帝素惡言官前此考選除

授者率候命二三年及是候八年從哲請至數十疏竟不下帝自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備有意損之及遼左軍興又不欲矯前失行之如舊從哲獨秉國成卒無所匡救又用姚宗文閱遼東勘經畧熊廷弼去遼陽遂失論者謂明之亡神宗實基之而從哲其罪首云四十八年七月丙子朔帝不豫十有七日大漸外廷憂危從哲偕九卿臺諫詣思善門問安越二日召從哲及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黃嘉善黃克纘等受顧命又二日乃崩遺詔閣臣同司禮中官輔太子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鄭貴妃以前福王故懼帝銜之進

珠玉及侍姬八人啗帝選侍李氏最得帝寵貴妃因
請立選侍為皇后選侍亦為貴妃求封太后帝已於
乙卯得疾丁巳力疾御門命從哲封貴妃為皇太后
從哲遽以命禮部侍郎孫如游力爭事乃止辛酉帝
不視朝從哲偕廷臣詣宮門問安時都下紛言中官
崔文昇進洩藥帝由此委頓而帝傳諭有頭目眩暈
身體軟弱不能動履語群情益疑駭給事中楊漣劾
文昇並及從哲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
周並尚書從哲請保護聖體速建儲皇從哲候安因
言進藥宜慎帝褒荅之戊辰新閣臣劉一燝韓爌入

直帝疾已殆辛未召從哲一燝爌英國公張惟賢吏部尚書周嘉謨戶部尚書李汝華禮部侍郎署部事孫如游刑部尚書黃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御史顧慥等至乾清宮帝御東煖閣凴几皇長子皇五子等皆侍帝命諸臣前朕見卿等甚喜也從哲等因請慎醫藥帝曰十餘日不進矣遂諭冊封選侍為皇貴妃甲戌復召諸臣諭冊封事從哲等請速建儲貳帝顧皇長子曰卿等其輔為堯舜又語及壽宮從哲等以先帝山陵對帝自指曰朕壽宮也諸臣皆泣帝復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

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出俟宮門外頃之中使傳上體平善日晡可灼出言復進一丸從哲等問狀曰平善如前明日九月乙卯朔卯刻帝崩中外皆恨可灼甚而從哲擬遺旨賚可灼銀幣時李選侍居乾清宮羣臣入臨諸奄閉宮門不許入劉一燝楊漣力拄之得哭臨如禮擁皇長子出居慈慶宮從哲委蛇而已初鄭貴妃居乾清宮侍神宗疾光宗即位猶未遷尚書嘉謨責貴妃從子養性乃遷慈寧宮及光宗崩而李選侍居乾清給

事中連及御史左光斗以貴妃進女事爲懲念選侍
故其黨而又嘗邀封后非可令居乾清以冲主付託
也於是議移宮爭數日不決從哲欲除之至登極前
一日一燝爣邀從哲立宮門請選侍乃移噦鸞宮明
日庚辰熹宗即位先是御史王安舜劾從哲輕薦狂
醫又賞之以自掩從哲擬太子令旨罰俸一年
御史鄭宗周劾文昇罪請下法司從哲擬令旨司禮
察處及御史郭如楚馮三元焦源溥給事中魏應嘉
太常卿曹珖光祿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先後上
疏言可灼罪不容誅從哲庇之國法安在而給事中

恵世揚直糾從哲十罪三可殺言從哲獨相七年妨賢病國罪一驕蹇無禮失𢗽哭臨罪二挺擊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壊絲綸罪四縱子殺人戕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塞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寛議撫臣罪七馬上催戰覆没全師罪八狗國罔上嚮鉦貽羞罪九代營推稅盡國殃民罪十貴妃求封后舉朝力爭從哲依違兩可非先帝英斷明示止輟禍何可勝言當誅者一李選氏乃鄭氏私人抗凌聖母飲恨而没從哲受劉遜李進忠所盜美珠欲封選侍爲貴妃又聽其久據乾清當誅者二崔文昇用泄藥

傷損先帝諸臣論之從哲擬脫罪李可灼進封藥從哲擬賞賚當誅者三疏入責世揚輕詆從哲累求去皆慰留已而張潑袁化中王允成等連劾之皆不聽先以光宗登極恩加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再以帝登極恩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其冬給事中程註復劾之從哲力求去疏六上命進中極殿大學士賚銀幣蟒衣遣行人護歸天啓二年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可灼進紅丸斥從哲爲弑逆詔廷臣議都御史鄒元標主慎行疏從哲疏辯自請削官階投四裔帝慰諭之給事中魏大中以九卿

議久稽趣之上先後主慎行疏劾從臾者主事王之寀劉宗周給事中周希令彭汝南傅櫆御史吳甡薛文周沈應時方有度安伸溫皋謨江日彩張慎言會議罪從哲者尚書王紀汪應蛟王永光侍郎揚東明陳大道李宗延張經世陳邦瞻太僕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于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昶滿朝薦熊明遇黃龍光太常少卿高攀龍給事中劉弘化霍守典御史蔣允儀劉徽等唯刑部尚書黃克纘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給事中汪慶百右從哲而詹事公鼐持兩端時大學士爌述進

藥始末爲從哲解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會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合奏言愼行論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及先帝召見乾清宮輔臣與臣等言俱愼重未敢决及宣臣等入宮先帝問可灼安在可灼至進紅丸少頃復進一丸先帝服藥微汗身溫熱就寢此進藥始末臣等共聞見輔臣視皇考疾急迫倉皇弑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官且非知脉知醫者以藥嘗試先帝龍馭即上昇從哲與臣等九卿未能止均有罪乃反賚可灼及御史安舜有言止令養病去罰太輕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如從哲

請削其官階爲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可勝誅而文昇當皇考哀感傷寒時進大黃涼藥罪又在可灼上法皆宜顯僇以洩公憤議上可灼遣戍文昇放南京而從哲不罪無何慎行引疾去五年魏忠賢輯梃擊紅丸移宮三事爲三朝要典以傾正人遂免可灼戍命文昇督漕運其黨徐大化請起從哲從哲不出然一時請誅從哲者貶殺畧盡矣崇禎初舉廢官王永光爲吏部尚書永光故嘗黨忠賢者列可灼名以上而不及慎行元年二月從哲卒贈太傅謚文端三月下文昇獄戍南京

劉一燝字季晦南昌人父曰材嘉靖中進士陝西左布政使萬曆十六年一燝與兄一焜一煜並舉於鄉越七年又與一煜並舉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一焜爲考功郎佐京察大學士沈一貫欲庇其私人錢夢皋鍾兆斗等屬一燝爲請一燝謝不可夢皋等竟以中旨留由是忤一貫意尋晉贊善歷祭酒詹事掌翰林院事四十五年春京察黨人用事謀逐孫承宗繆昌期錢謙益一燝力保持得免故事掌院無滿歲不遷者一燝居四年始遷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光宗即位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偕何宗

彥韓爌並命時內閣止方從哲一人萬曆末年神宗欲用史繼偕沈潅兩人方在籍及是帝命召之未及至帝復命宗彥一燝爌明日復命朱國祚及舊輔葉向高而宗彥國祚向高亦皆在籍惟一燝爌入直甫拜命帝已得疾一燝偕諸臣召見乾清宮有小璫附帝耳語帝搖首俄一朱衣婦人從帝前挽皇長子入復推之出皇長子見帝忸怩曰欲封后耳諸臣愕然既退一燝語吏部尚書周嘉謨曰上顧念大臣不已若不欲委身婦侍者朱衣人何無畏憚若是朱衣人者即帝選侍李氏也明日九月朔帝崩諸臣入臨畢

一燝詰羣奄皇長子當柩前即位今不在何也羣奄

東西走不對獨東宮伴讀王安前曰爲李選侍所匿

耳一燝大聲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之公等愼

勿退遂趨入白選侍不出皇長子諸大臣不肯退第

出即送還侍領之復中悔挽皇長子裾安直前擁抱

疾趨出一燝見之急趨前呼萬歲捧皇長子左手英

國公張惟賢捧右手挾升輦及門宮中厲聲呼哥兒

却還使使追躡者三輩一燝傍輦疾行翼升文華殿

先即東宮位羣臣叩頭呼萬歲事稍定選侍猶趣還

乾清一燝曰乾清不可居殿下宜暫居慈慶時選侍

方居乾清皇長子心憚選侍然之一燝語安曰主上冲年無母后外戚有事吾受過宮中起居公等不得辭責明日嘉謨及左光斗疏請移宮時首輔從哲徘徊其間若無與己事者既又欲緩移宮一燝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可姑緩耶乃于初五日偕同官請即日降旨竚立宮門以俟選侍不得已移他宮天子復還乾清事始大定帝既踐祚從哲被劾在告一燝遂當國與爌相得甚歡念內廷惟王安力衛新天子乃引與共事安亦傾心嚮之所奏請無不從發內帑卹近侍登俊良

搜遺佚舊德宿齒布滿九列中外欣欣望治焉明年
天啓改元瀋陽失廷臣多請復用熊廷弼一燝亦言
廷弼守遼一載殘疆晏然不知何故剪除及下廷議
又皆畏懼不敢異同致有今日禍嗣後軍國大事陛
下當毅然主持敕諸臣洗心滌慮悉破雷同附和共
憂國奉公帝優旨褒答尋有詔盡讁前排廷弼者姚
宗文等官言路多怨一燝一燝常言任天下事者惟
六官言路張則六官無實政善治天下者俾六官任
事言路得繩其愆言官陳事政府得裁其是則天下
治於是一切條奏悉下部議有不經者詔格之初選

侍將移宮其內豎李進忠劉朝田詔等盜內府秘藏過乾清門仆金寶皆墜地帝怒悉下法司窮治甚急羣奄懼構蜚語言帝薄先朝妃嬪致選侍移宮日跣足投井以推惑外廷御史賈繼春遂上安選侍書刑部尚書黃克纘給事中李春燁御史王業浩輩張大其辭欲脫盜奄罪帝惡繼春妄言且疑其有黨將嚴譴之一燝謂天子新即位輒疑臣下朋黨此端一開異時奸人乘間士大夫必受其禍乃具疏開帝意爲繼春解而反覆言朋黨無實繼春得削籍去御史張慎言高弘圖疏救繼春帝欲并罪亦以一燝言而止

帝憾選侍甚必欲誅盜奄王安爲司禮亦惡之諸奄百方救卒不得久而帝漸忘前事安亦爲魏忠賢排死諸奄乃厚賄忠賢爲地而上疏辨寃帝果免朝詔死下其疏法司一燝執奏詔等議誅允無可雪疏直下部前無此制帝不得已下其疏於閣一燝復言此疏外不由通政司內不由會極門例不當擬旨謹封還原疏由是忠賢輩大恨朝等亦竟免死並任用定陵工成忠賢欲以爲功一燝援故事內臣非司禮掌印及提督陵工不得濫蔭止擬加恩三等諸言官論客氏被譴者一燝皆疏救又請出客氏於外及言官

交章論沈潅潅疑一燝主之與忠賢客氏等比而齮
一燝給事中李若珪忤中官御史汪泗論嘗誤書諡
號郭如楚既詆周嘉謨帝並欲加罪一燝皆救止之
然是時言路爭論事而一燝持大體時有所格棄方
怨文容窺魏客等漸用事一燝勢孤是年四月候補
御史劉重慶遂力詆一燝不可用帝怒謫重慶一燝
再論救不聽六月職方郎中余大成復劾一燝為中
官請釁御史安伸給事中常蕃霍維華遂交章劾一
燝帝不問既而維華外轉其同官孫杰疑一燝屬嘉
謨為之上疏力攻一燝一燝疏辨求罷帝已慰留給

事中侯震暘御史陳九疇復劾之並刺其結納王安於是一燝四疏乞歸忠賢從中主之傳旨允其去先是從哲去帝數稱一燝一燝爲首輔一燝不敢當虛位侯葉向高及向高至入纔言謂一燝已至是知其無他力稱一燝有翼衞功不可去帝復慰留一燝堅卧不起二年正月疏十二上乃令乘傳歸陛辭疏論萬曆泰昌閒事微辨王安冤曰曩聞湖上賓事變倉卒爾時情景陛下知之在廷諸臣胥知之事定之後遂謂天祐社稷原無他慮而危身憂國抗聲內廷者遂以譎詖去計亦陛下所深惻也禁闈秘密非臣所知

但思先帝龍潛之日陛下鶴禁之中翼戴使人調護
誰力扶掖鸞輿抗遏要挾當日指以為功今日攜以
為罪上下千古呂强張承業與李輔國魚朝恩法戒
昭然臣願後人毋徒為五宗光羅計也外廷臣子自
當君父為急乃發東朝持挺之奸者目為生事消後
宮牝晨之禍者坐以交關雄唱雌和意欲何為尤臣
所未解既歸兵部尚書張鶴鳴與奸細杜茂劉一巘
獄欲指一巘為一燝族株連之刑部尚書王紀不可
遂被斥去而一燝得白鶴鳴一燝向所推轂者也已
而忠賢大熾矯旨責一燝誤用廷弼削官追奪誥命

勅令養馬崇禎改元詔復官遣官存問一燝在位累
加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太學士八年卒
贈少師福王時追謚文端一焜字元丙萬曆二十年
進士授行人擢吏部主事歷考功郎中佐侍郎楊時
喬典京察盡斥執政私人已改文選遷太常少卿以
憂去久之由故官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帝遣中
官曹奉建鎮海寺於普陀山一焜偕巡按李邦華爭
不可弗聽織造中官劉成卒一焜慮遣代屢疏止之
已得請會中官呂貴奉命護成遺裝奸人請留貴督
織造疏直達禁中一焜與邦華極論其罪帝卒命貴

代之一焜復疏爭不報貴既任條行十事發所侵擾一焜疏劾且禁治甚爪牙貴為歛戢一焜以服築龕山海塘千二百丈濤復餘杭南湖民賴其利講王守仁學於虎林外郡小邑皆贍學田御史沈珣誣其賍私一焜自引去卒贈工部右侍郎一煜兵部郎中
何宗彥字君美其父由金谿客隨州遂家焉宗彥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累官詹事四十二年遷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福王之國河南請求無已宗彥上疏言可慮者有六帝不聽又屢疏請東宮講學皇孫就傅及瑞惠桂三王婚禮太子生母王貴妃甍不置守墳

内官又不置墻户聽地宗彦力争之梃擊事起宗彦因言天下疑陛下薄太子父太子處積輕之勢致慈慶宮門止守以耄年二内侍中門則寂無一人乞亟下張差廷訊凡青宮諸典禮悉允臣部施行宗社幸甚不報尋轉左侍郎署部如故四十四年冬隆德殿災宗彦請通下情修廢政補曠官明年皇長孫年十三未就傅宗彦再疏力言自是頻歲懇請帝終不納四十六年六月京師地震上修省三事時帝不視朝已三十載朝政積弛庶官盡曠明年秋遼事益棘宗彦率僚屬上言自三路喪師開原鐵嶺相繼淪没瀋

陽孤危請陛下臨朝與臣等面籌兵食大計帝亦不報宗彥清修有執攝尚書事六年遇事侃侃數奏時望甚隆其年十二月會推閣臣廷臣多首宗彥獨吏科給事中張延登不署名遂不獲與宗彥旋乞假去御史薛敷政蕭毅中左光斗李徵儀倪應春彭際遇張新詔等交章惜之而延登同官亓詩教薛鳳翔文屢疏糾駁其時齊黨勢盛非同類率排去之宗彥無所附麗故終不安其位明年神宗崩光宗立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天啓元年夏還朝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四年正月

卒官贈太傅謚文毅弟宗聖由鄉舉歷官工部主事以附魏忠賢驟加本部右侍郎于房山建顯德祠祀忠賢崇禎初削籍論配名麗逆案

朱國祚字兆隆秀水人萬曆十一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進洗馬爲皇長子侍班官尋遷諭德日本陷朝鮮石星惑沈惟敬言力主封貢國祚面詰星此我鄉曲無賴因緣爲奸利耳公獨不計辱國乎星不能用二十六年超擢禮部右侍郎湖廣稅監陳奉橫甚國祚貽書巡按御史曹楷令發其狀帝怒幾逮楷奉亦因此撤去尚書余繼登卒國祚攝部事時皇長子儲

位未定冠婚踰期國祚屢疏諫臣鄭國泰請先冠婚後冊立國祚抗疏言本朝外戚不得與政事冊立大典非國泰所宜言況先冊立後冠婚其儀仗冠服之制祝醮勅戒之辭陞降坐立之位朝賀拜舞之節因名制分因分制禮甚嚴且辨一失其序名分大乖遺累朝祖制背皇上明綸犯天下清議啓國家無窮患皆此言也又言冊立之事理不可緩初謂小臣激聒故遲之後羣臣勿言則曰待嫡及中宮久無所出則曰皇長子體弱須其強今又待兩宮落成矣自三殿災朝廷大政令率御文華殿三禮之行在殿不在

宮頃歲趣辦珠寶戶部所進視陛下大婚數倍之遠
近竣陛下借典禮之將舉以羅珠寶借珠寶之未備
以遲典禮且詔旨採辦珠寶額二千四百萬而天下
賦稅之額乃止四百萬即不充國用不給邊需猶當
六年乃足必待既盈而後舉大禮幾無時矣已又言
太祖成祖仁宗即位初即建儲貳宣宗英宗冊爲皇
太子時止二歲憲宗孝宗止六歲陛下亦以六歲未
閱年十九而不冊立者國祚攝尚書近二年爭國本
至數十疏儲位卒寂陝西狄道山崩其南湧小山五
國祚請修省社稷壇枯樹生烟復陳安人心收人望

通下情清滯獄四事雲南巡撫陳用賓進土物國祚劾之尋轉左侍郎改吏部御史湯兆京劾其縱酒驕檢帝不問國祚遂引疾歸光宗即位以國祚嘗侍潛邸特旨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機務天啓元年六月還朝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國祚素行清慎事持大體稱長者明年會試故事總裁止用内閣一人是科用何宗彥及國祚有識其中旨特用者國祚既殘事即求罷優詔不允都御史鄒元標侍經筵而蹟帝遣中使問狀國祚進曰元標在先朝直言受杖故步履猶艱帝爲之改容刑部尚書王紀爲

魏忠賢所逐國祚合疏救復具私揭爭之紀爲禮部
郎時嘗以事忤國祚者也三年進少保太子太保戶
部尚書改武英殿十三疏乞休詔加少傅兼太子太
傅乘傳歸明年卒贈太傅諡文恪從子大啓文選郎
中終刑部左侍郎同時朱國禎字文寧烏程人萬曆
十七年進士累官祭酒謝病歸久不出天啓元年擢
禮部右侍郎未上三年正月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
學士與顧秉謙朱延禧魏廣微並命閣中已有葉向
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又驟增四人直房幾
不容坐六月國禎還朝秉謙延禧以列名在後讓居

其次改文淵閣大學士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魏忠賢竊柄國禎佐向高多所調護四年夏楊漣劾忠賢廷臣多勸向高出疏至有詬者向高愠甚國禎請容之及向高密奏忤忠賢決計去謂國禎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敵公亦當早歸蒲州謂韓爌也向高罷爌爲首輔廣微與忠賢表裏爲奸視國禎蔑如其冬爲逆黨李蕃所劾三疏引疾忠賢謂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傅賜銀幣廕子中書舍人遣行人送歸月廩輿夫皆如制崇禎五年卒贈太傅謚文肅所著史概頗足資採擇云

論曰向高風節表表固不害爲清流然隱忍逡巡實不無事機之失不然忠賢雖毒養成滔天之勢者豈一朝夕之故與易曰揚於王庭莧陸夬夬當自有說矣况乎袒護罪撫重壞封疆誤國之辜又應置之何等也方哲斗筲人也竊位既久即負乘莫蓋生平皆公營私黨邪害正蓋其熟技紅丸之痛猶擬旨庇及所私此其心尚可問乎衆論不容而兩觀未棄識者憾之矣一燦倉猝授鞭挺身扶日庶幾不負於凴几然王安既須內應鄉人欲爲一木之支豈不難乎宗彥國祚尤子立孤危雖有嚴毅之操亦無所於用矣

悲夫

明史卷三百四十三　列傳一百九十四

周嘉謨　張問達　趙南星
汪應蛟　王紀　鍾羽正

周嘉謨字明卿漢川人隆慶五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韶州知府萬曆十年遷四川副使分巡瀘州至郎窮治大猾楊騰霄置之死有建武所者故都掌蠻地其兵驕悍總兵官沈思學始至驟繩以法一軍大譁燔思學廨投戈及身幾死阻兵觀變嘉謨聞單車馳諭亂卒稽首聽命尋撫定白草番督兵邛州灌縣皆有方畧居五年進按察使移疾歸久之起故官稅監

丘乘雲播虐逺繁相屬嘉謨撤所司拒絶而撈殺奸
民歷虐者乘雲爲戢就遷左布政使三十六年擢右
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承武定用兵後一意休息民以
不擾隴川宣撫多安民據蠻灣以叛叅將周會遣兩
指揮將兵往勦適蠻莫遣兵助安民二將遂潰會亦
自隴川宵奔士卒多殺傷嘉謨乃督將士討之斬數
百級獲安民立其弟安靖撫降餘衆録功進兵部右
侍郎巡撫如故黔國公沐昌祚其家自賜田外侵敚
至八千餘頃征斂苛暴致莊户公行刼掠橫敚十州
縣嘉謨偕巡按御史鄧漢劾之請以田隷有司徵租

轉給如京師貴戚莊田章久不下兵部尚書李化龍
固趣之始得請先是昌祚以疾奏令其子顯代鎮自
是竝建二府各置爪牙朘削軍民土官人不堪命後
顯以罪逮死昌祚賓緣近習復令其孫啓元代鎮嘉
謨力爭且復列上啓元罪狀兵部侍郎魏養蒙持之
力乃令昌祚鎮守解啓元任四十一年改督兩廣軍
務兼巡撫廣東滿考加右都御史廣西土酋引交阯
數千人內犯薄上思州官軍力拒之乃退嘉謨爲結
營受降城增兵置戍邊徼始有備南海三水高要四
會高明大水壞圩岸三萬九千餘丈嘉謨以便宜留

贖鍰築之遂塡水患四十四年還南京户部尚書尋召拜工部尚書孝定后之喪內廷宣索不貲嘉謨言喪禮自有中制不當信左右言妄耗國帑不納俄改吏部尚書神宗崩光宗踐祚鄭貴妃猶據乾清宮不出且邀封皇太后嘉謨從言官楊漣左光斗等言以大義曉貴妃從子養性開示利害貴妃乃移慈寧宮封后事亦竟寢時外廷盛言貴妃進侍姬八人致帝得疾嘉謨因召見以寡欲進規帝停視久之皇長子代諭因言外庭傳聞不可信諸臣乃退已同受顧命其夕帝崩李選侍專制宮中勢頗張廷臣慮不測既

入臨請見皇長子即呼萬歲遂奉至文華殿受朝送居慈慶宮嘉謨奏言殿下之身社稷是託出入不宜輕脫即行大小殮與朝暮臨須臣等至乃發皇長子頷之時已定九月六日即位至二日選侍居乾清自如且欲挾皇長子同居中外益危疑嘉謨亟草疏率廷臣請移宮光斗連繼之選侍始移噦鸞宮居焉當是時大故頻仍國勢控杌內閣方從哲首鼠無所可否劉一燝韓爌又新秉政獨嘉謨正色立朝力持大議中外倚以為重先是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為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主及嘉謨秉銓惟才是任暨兩朝

草命天起廢籍一時耆碩滿朝向所謂黨魁及朋奸
亂政者亦漸自引去中朝爲清已極陳吏治敝壞請
責成撫按監司時上官注考率用儷語往往失實嘉
謨請以六事定官評一曰守二曰才三曰心四曰政
五曰年六曰貌六事各注其實毋飾虛詞帝稱善行
之天啓元年帝欲罷御史賈繼春其同官張慎言高
弘圖疏救帝欲并罪之嘉謨等力爲解乃止奪慎言
弘圖俸朱欽相倪思輝被譴嘉謨亦申救嘉謨負才
望服官端亮惡給事中霍維華希魏忠賢指誣劾王
安置之死出維華於外忠賢怒嗾給事中孫杰劾嘉

謨受劉一燝屬爲安報讐且以用袁應泰終卜年等
爲嘉謨罪嘉謨求退忠賢矯旨許之葉向高等請留
嘉謨踐大計事不聽嘉謨濱行復陳保聖躬養聖德
責輔臣惜人才四事明年廣寧陷嘉謨憂憤馳疏劾
樞臣張鶴鳴主戰誤國五年秋忠賢黨周維持復劾
嘉謨曲庇王安遂削籍崇禎元年薦起南京吏部尚
書加太子太保明年卒官年八十四贈少保
張問達字德允涇陽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歷知高平
濰二縣有惠政徵授刑科給事中二十年寧夏用兵
疏請盡蠲全陜逋賦從之父喪除起歷工科左給事

中時方營建兩宮中官利乾沒復興他役閒達力請停止不納俄陳礦稅之害言閹尹一朝御命輒敢糾彈郡守甚且糾及撫按重臣而孫朝至誣詆清介絕俗之魏允貞陛下不爲懲創長此安窮所擕程守訓陳保輩至籤殺命使毀室廬掘墳墓而不一按問其若萬方怨痛何與試山東疏陳道中所見饑饉流離狀請亟罷天下礦稅皆不報巡視厰庫僉商諸高貲者率賄近幸求免帝輒許之閒達兩疏爭執又兩疏極論程守訓罪並寢不行三十年進禮科都給事中晉江李贄由鄉舉歷姚安知府後薙髮爲僧流寓麻

城倡邪說惑衆士大夫群趨之至是贄遊抵通州問
達慮其入都鼓煽士踈極論且請毀所著書有詔逮
治贄獄中自剄死達近快之其年十月以星變復請
盡罷礦稅是時比年日食皆在四月問達以純陽之
月其變尤大先後踈請修省語極危切帝終不納尋
遷太常少卿三十六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所
部水災民饑問達極意極恤救請蠲貸時將營三殿
採木楚中計費四百二十萬有奇問達多方拮据民
免重困爲巡撫六年政聲甚著召拜刑部右侍郎署
部事兼署都察院事四十三年張差梃擊事起詞連

內官龐保劉成二人故貴妃鄭氏心腹也於是中外
籍籍謂貴妃弟國泰實爲之閻達等獄上其獄帝頗
心動留其疏不下及召對慈寧已命并礫二豎甫還
宮帝意復變命先僇差會訊二豎於文華訊詑閻達
等上疏曰奸人闖宮事關宗社臣等安敢含糊今差
已死二囚易於抵飾文華門尊嚴之地臣等不敢刑
訊何由得情二囚偏詞何足爲據差雖死其所供之
詞現在何可盡泯而其同謀馬三道等亦皆有詞在
案孰得而滅之況慈寧召對面諭並決煌煌天語通
國共聞若不付之外庭會官嚴鞫安肯輸情既不輸

情安從正法祖宗二百年來未有罪囚不付法司歟
令擬罪者且二人係內臣法行自近陛下尤當嚴其
銜轡而置之重辟奈何任其展辯不與天下共棄之
也當是時帝心知二囚所為實本鄭氏付之外庭情
將益露乃潛斃之於內以劉重身死聞而馬三道等
五人命予輕比僅坐流配其事遂止其年解都察院
事久之遷戶部尚書督倉場尋兼署刑部拜左都御
史光宗疾大漸同受顧命天啓元年冬代周嘉謨為
吏部尚書連掌內外大計時論稱平登進賢才振拔
幽滯一時朝多正人先是萬曆中廷臣建言詿誤獲

誕者充滿林下至是死者已過半閹達等定議以兵
杖繫獄遣戍者為一等贈官廕子貶竄削籍者為一
等但贈官於是諸臣獲恤者七十五人孫慎行鄒元
標追論紅丸力討方從哲詔廷臣集議與議者百餘
人閹達既集衆議會户部尚書汪應蛟等上疏曰按
慎行之奏首罪李可灼進紅丸可灼先是從哲臣等
初未知及奉召進乾清宮候於丹墀從哲與臣等共
言李可灼進藥俱慎重未決俄宣臣等至宮內跪御
榻前先帝自言朕躬虛弱語及壽宮並諭輔陛下為
堯舜因問可灼安在可灼趨入和藥以進少頃又進

聖躬安舒就寢此進藥始末從哲及文武諸臣所共
見者是時群情倉皇憤然共切弑逆實何可忍言
在諸臣固諒從哲無是心即慎行疏中亦已相諒若
可灼輕易進藥非但從哲未能止臣與衆人亦未能
止臣等均有罪焉及御史王安舜等疏論可灼從哲
自應重擬乃先止罰俸繼令養疾則失之太輕今不
重罪可灼何以慰先帝而服中外之心宜提付法司
正以刑辟若崔文昇妄投凉藥罪亦當誅請並下法
司與可灼並按從哲則應如其自請削去官階為法
任咎此亦大臣引罪之道宜然而非臣等所敢議也

至還侍欲垂簾聽政臣等初入臨閣者阻不容入臣等排闥而進哭臨畢奉聖駕至文華殿行朝謁嵩呼禮復奉駕還慈慶宮因議新主登極還侍不當復居乾清九卿卽公疏請移言官繼之從哲乃始具揭奏請還侍遂卽日移宮然輿論猶憾從哲之奏不毅然爲百僚倡倘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連章急趣則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今得假竊魁柄將如陛下登極還宮何哉疏入帝謂從哲心跡自明不當輕議止遠可灼下吏文昇已安置南京弗問閒達端方廉靜歷更大任皆號稱職梃擊紅丸移宮三大案並經其手處

之不激不隨時論允協先以秩滿加太子太保至是
連疏乞休至十三上詔加少保乘傳歸五年魏忠賢
擅國御史周維持劾閹逆力引王之寀植黨亂政遂
削奪御史牟志夔復誣閹逆贓私請下吏按問命損
貲十萬助軍興餉之閹逆卒以巡撫張維樞言免其
半閹逆家已破崇禎初贈太保予一子官卹典咸備
維持志夔咸以附忠賢名掛逆案
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萬曆二年進士除汝寧推官
治行廉平爲要人所齕僅得戶部主事張居正寢疾
朝士爭奔走禱祀南星與顧憲成姜士昌戒弗往居

正没以與望調吏部考功尚書楊巍欲糾御史丁此呂南星淺之給事中王士性為巍所嗾引疾歸起歷文選員外郎南星方嚴疾惡時俗波靡心憤之十七年冬疏陳天下四大害言纍者楊巍乞休左都御史吳時來謀代之而忌戶部尚書宋纁聲望出己上連疏排擠副都御史詹仰庇始謀吏部侍郎不得又謀兵部侍郎腆顏無恥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是謂干進之害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卿沈思孝既相繼自免獨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在乃詞臣黃弘憲輩陰肆讒譖而言官唐堯欽

孫愈賢蔡系周復顯爲詆誣徵衆正不容肖人得志是謂傾危之害州縣長吏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而取郡守不問其才行至撫按論人既已贓私有據不曰未甚則曰任淺緊止降調其意以爲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以致吏治日汙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吏於土者不過守令而鄉官之權多大於守令是以橫行無忌官司莫敢誰何如渭南令張棟治行無雙祇以裁抑鄉官竟被讒毀不獲行取是謂鄉官之患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而治望陛下銳意更張爲天下祛其患疏出朝論韙之而中所抨擊悉時相

所庇覆於是給事中李春開起而駁之其疏先下南星戢獲譴頽給事中王繼先史孟麟萬自約部曹姜士昌吳正志並劾南星詆春開且發時來仰庇弘憲讒諂狀春開氣沮然南星卒以病歸再起歷考功郎中二十一年大計京官與尚書孫鑨協心澄汰首黜所親都給事中王三餘及鑨甥文選員外郎呂胤昌其他附麗時相者恥黜殆盡郎趙志皐弟亦不免朝野方稱快而時相以失其私人大不堪無何給事中劉道隆劾吏部議留拾遺庶僚非法遂有專權植黨之旨貶南星三官俄因李世達等疏救斥南星為民

先後論救者悉被讒譏亦去惟一時善類幾空南星既里居名益高與鄒元標顧憲成海內擬之三君中外論薦者無慮百十疏卒不起光宗立始起太常少卿俄改右通政進太常卿將抵都大理卿周應秋知南星必大用迓之郊外南星太息曰吾去國三十年安知士風一至此乎至則擢工部右侍郎居數月拜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齊天下爲任天啓三年大計京官以故給事中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掌科魏應嘉力持不可南星著四凶論卒與考功郎程正己協謀置之不謹他所澄汰

一如爲考功時與論允協以御史巡方吏治清濁所繫力振憲綱罷無假借浙江按臣張素養薦部內人材濫及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三人南星劾其外謬素養坐奪俸素養不服言此屬吏所開臣特遵行故事南星謂如素養言但置監司郡守足矣安事御史素養卒左遷先是巡方有提薦揭薦之例南星已奏止之而陝西高弘圖山西徐揚先宣大李思啓河東劉大受復踵行如故南星並劾奏之自是巡方始知畏法其年冬代張問達爲吏部尚書當是時人務奔競筆牘苞苴充斥輦下言路恣橫尤甚每選郎出朝

輒邀之半道爲人求官不得糾惡聲交加或逐之去選郎即公正無如之何尚書亦付之太息而已南星素疾其弊銳意澄清獨行己志即政府及中貴亦不得關其說諸人憚其剛嚴亦不敢犯有給事爲貲郎求鹺司郎注貲郎王府而出給事於外知縣石三畏素貪黷緣將行取南星亦置之王府時進士無爲王官者南星不恤也魏忠賢雅重之常於帝前稱其任事一日遣姊子傅應星介一中書贄見南星麾之去嘗并坐弘政門選通參正色曰主上沖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爲善忠賢嘿然怒形於色大學士魏

廣微南星友允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至是待之愈峻廣微亦怨是時東林勢盛衆正盈朝南星益搜舉遺佚布之庶位其在要路悉用忠良如總憲用高攀龍佐憲用楊漣左光斗佐銓則李騰芳陳于廷科道之長則魏大中袁化中他若鄭三俊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案悉引置卿貳而四司之屬如鄒維璉夏嘉遇張光前程國祥劉廷諫亦皆一時民譽中外方忻忻望治而小人側目者亦多明年六月給事傅魁以鄒維璉改銓司已不與聞首儆汪文言發難劾南星紊舊制植私人維璉引咎南星疏辨獲留小人

愈根會揚漣劾魏忠賢疏適激是時上宮府益水火南星遂杜門乞休不許高攀龍之劾崔呈秀也南星議戍之呈秀窘夜走忠賢邸叩頭乞哀言不去南星及攀龍漣等我兩人未知死所忠賢大喜遂與定謀其年十月山西缺巡撫有爲河南布政郭尚友營求者南星惡其奔競以太常卿謝應祥有清望首推之已得請矣有陳九疇者以乙榜得御史思結與援自固廣微遂屬其上疏言應祥嘗知嘉善魏大中出其門大中以師故謀於文選夏嘉遇而用之狗私當斥大中嘉遇疏辯語侵九疇九疇再疏力詆並下部院系

識南星攀龍極言應祥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
九疇妄言不可聽疏入忠賢大怒矯旨黜大中嘉遇
並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遽引罪求去
忠賢復矯旨切責放之歸明日攀龍亦引去給事中
沈惟炳論救亦出之外俄以會推忤忠賢意并斥陳
於廷楊漣左光斗袁化中而引南星所摘徐兆魁喬
應甲王紹徽等置之要地自是小人競進善類一空
而天下大柄盡歸之忠賢矣忠賢及其黨惡南星甚
每矯勅諭必目爲元兇於是御史張訥劾南星十大
罪並及王允成鄒維璉程國祥夏嘉遇四人得旨並

削籍令再奏南星私黨訥獲罔上李邦華孫鼎相等千四人得旨並貶黜自是為南星擯棄者無不拔擢其素所推獎者率遭奇禍諸干進速化之徒一擊南星輒遂所欲而石三畏亦起為御史疏攻南星及李三才顧憲成孫丕揚王圖等十五人於是死者亦遭削奪縉紳之禍益不可言矣尋以汪文言獄詞連及下撫按提問適郭尚友巡撫保定而巡按馬逢皐又南星常欲例轉者於是二憾交作坐南星於庭挫辱之笞其子清衡及外孫王鍾龐繫之獄而坐贓萬有五千南星家素貧藉親故捐助始獲竣卒戍南星代

州清衛莊浪鍾麗永昌南星年七十有六法當收贖
忠賢矯詔弗許清衛適母馮氏生母李氏並哀慟而
卒子生七齡驚怖死南星抵戍所處之怡然莊烈帝
登極有詔赦還巡撫牟志夔忠賢黨也故遲之竟卒
於戍所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謚忠毅摠呈秀廣微九
疇兆魁應甲紹徽訥三畏尚友志夔俱名麗逆案爲
世大戮焉

汪應蛟字潛夫婺源人萬曆二年進士授南京兵部
主事歷南京禮部郎中給由入都值吏部侍郎陸光
祖與御史江東之等相訐應蛟不直光祖抗疏劾之

於當路多所規切四遷山西按察使治兵易州礦稅
擾民上言陛下私利帑藏而不顧閭閻之傷殘必娛
目前而不虞將來之隱禍及今弗圖馴至民窮變起
瓦解勢成天下事尚忍言哉因陳礦使王虎貪恣狀
不報朝鮮再用兵移應蛟天津二十六年天津巡撫
萬世德經畧朝鮮擢應蛟右僉都御史代之屢上兵
食事宜抵險列屯軍聲甚振稅使王朝死帝將遣代
應蛟疏請止之忤旨切責朝鮮事寧移撫保定歲旱
蝗饑民待哺者十八萬人應蛟屢疏陳請振救甚力
已極言畿民困敝請盡罷礦稅而奸人郝勝秋等妄

言畿輔括稅可得十有三萬應蛟言京西四郡非毋車輳集地小民日中爲市其貨不過布帛米粟其人悉皆村氓豈忍以斗尺之羸撗加括歛奸人譸張爲幻宜加流放之誅不報又三疏力爭乃得減半三十年春帝已停礦稅俄復中止應蛟疏言自採榷以來人愁家怨已非一日彼其思亂而未即逞者徒以報罷有期姑隱忍以待耳今報罷矣而又不果竊恐人心益懼所在動搖草澤之間將揭竿而起陛下獨奈何以宗社爲戲乎疏入帝報以國用未充卒不納也先是應蛟在天津見葛沽白塘諸處田盡汙萊詢之

土人咸言斥鹵不可耕應蛟獨謂地無水則鹹得水斯潤若營作水田當必有利乃市牛器治渠塘募人墾藝得田五千畝爲水田者十之四畝收至四五石田利大興至是乃上疏曰天津屯兵四千費餉六萬俱加斂民間留兵則民告病恤民則軍不能給計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連封蒿萊彌望若開渠置堰規以爲田可七千頃頃可得穀三百石以七千頃計之則二百餘萬石矣近鎮年例可以兼資非獨天津之餉足取給也因條畫墾田丁夫及稅額多寡以聞得旨允行焉已請廣興水利畧言臣境內諸川易水

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溉恒山溏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嘗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視江南澤國不異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請通渠築防量發軍夫一準南方水田之法行之計臣所部六府可得田數萬頃歲益數千萬石畿民從此饒給無旱潦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垂國家無窮利惟陛下採納工部尚書楊一魁亟稱其議帝亦報許然其後卒不能行其年召爲工部右侍郎未上予告去已進兵部左侍郎以養親不出親終竟不

召光宗立起南京戶部尚書天啓元年改北部時東西用兵驟加賦數百萬海內困敝應蛟在道馳疏言漢高帝稱蕭何之功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吾不如蕭何夫給餽餉而先以撫百姓故能與漢滅楚如運諸掌也今國家多難經費不支勢不得緩催科然弗愛養民力而徒竭其脂膏財殫窮變亂必起安得不預爲計因列上愛養十八事帝嘉納焉三方布置議起需餉千二百萬應蛟力阻之廷議紅丸之案應蛟請寘崔文昇李可灼國典而斥方從哲爲編民時議以爲當應蛟亮直有守居官視國如家及是

謹出納杜虛耗國計頼之帝保母客氏挾寵求墓地
踰制應敏持不予遂見忤會有言其老不任事者力
乞骸骨詔加太子少保馳傳歸陛辭疏陳聖學引宋
儒語以宦官宫妾爲戒久之卒於家應敏學宗誠敬
不希頓悟其出處辭受一軌於義里居謝絶塵事常
衣緼枲不異寒素時稱其名德
王紀字惟理芮城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池州推官
入爲祠祭主事歷儀制郎中秉禮持正時望蔚然二
十九年帝將冊立東宫數遷延不決紀抗疏極諭其
冬禮成擢光禄少卿引疾去四十一年自太常少卿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大水民饑奏發帑賑恤越二年復大旱列上蠲逋緩征發粟諸事所爲救荒者甚備稅監張曄横恣議征恩詔已蠲諸稅紀兩疏力爭不報曄遂取中旨行之紀憤劾曄抗違詔書沮格成命亦不報紀公最有威糾正官邪鋤抑豪横部内稱治居四年以户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所部歲亦大凶紀振救如畿輔民以不病光宗立召拜户部尚書督倉塲天啓二年改刑部尚書時方會議紅丸事紀偕侍郎楊東明署議謂方從哲知有貴妃不知有君父及李可灼進藥駕崩反擠

以恩綸賚之銀幣國與安在不遠可灼無以服天下不遠豈文昇無以服可灼不削奪從哲官階祿廕無以泄天地神人之憤議出羣情甚疎主事徐大化者素無賴日走魏忠賢門搆陷善類至是又誣劾給事中周朝瑞惠世揚紀憤極劾大化溺職狀且曰大化誠為朝廷擊賊則今之大臣有功能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能顛倒天下之是非交結權璫誅鋤正士如宋蔡京者何不登袖中彈文而乃日與端人正士相尋水火蓋指大學士沈潅也疏入大化卒罷去而潅及忠賢深憾之御史楊維垣與大化有連且素附潅遂

助淮詆紀言紀所劾大臣無主名請令指實紀遂騰
疏直攻淮言淮以宵人擁戴致玷綸扉內結奧援外
連僉壬欺君罔上納賄市權與蔡京生不同時而事
實相類其結納魏忠賢與京之契合童貫同也乞哀
董羽宸與京之懇款陳瓘同也要盟死友邵輔忠孫
杰與京之固結吳居厚同也逐顧命元臣劉一燝周
嘉謨與安置呂大防蘇軾同也斥逐言官江秉謙熊
德陽侯震暘與貶謫安常民任伯雨同也至於賄交
婦寺竊弄威權中旨頻傳而上不悟朝柄陰移而下
不知此又京迷國罔上百世合符者客魏聞之怒爲

㴶潛愬帝前帝謂紀繁言加譙責焉初李維翰熊廷弼王化貞下吏紀皆置之重辟至是佟卜年劉一獻獄起忠賢誣為間諜欲立誅之紀不可㴶遂劾紀護廷弼縱卜年等獄為二大罪帝責紀陳狀遂斥為民大學士葉向高何宗彥史繼偕論救皆不聽紀偕其妻騎二驢以歸後閹黨羅織善類紀已先卒皆曰使王尚書在當不免矣崇禎元年復官贈少保諡莊毅

鍾羽正字叔濂益都人萬曆八年進士除滑縣知縣徵授禮科給事中陳賦役之害請州縣盡用條鞭法而京商輸物入庫者勒取無藝多破家乞敕嚴禁帝

可之十七年秋言陛下御極之初勤修務學而聖躬康泰今罷朝輟講時復違和則聖諭所謂煩勞致疾似不在朝講之間也夫臨御希則上下睽於是有疊而不覽之奏有覽而不用之言至舉朝以為不可猶排衆論而行之如張鯨者罪而赦赦而且用豈聖政所宜有哉不報明年冬以工科左給事中出視宣府邊務哈剌慎老把都諸部歲挾市賞累增至二十七萬有奇羽正建議裁之諸部恫喝無狀與參政王象乾譬以利害皆俯首去兵部左侍郎許守謙先撫宣府以賄聞羽正劾去之又劾罷副總兵張充實以下

數人詐侵盜單貲者悉置之理遣垂肅然遷爲吏科
都給事中劾禮部侍郎韓世能薊遼總督蹇達大理
少卿楊四知洪聲遠不職四知聲遠坐貶謫時當朝
覲請禁餽遺言臣罪莫大於貪然使內臣貪而外臣
不應外臣貪而內臣不援則尚相顧畏而莫敢肆乃
今不然內以外爲府藏外以內爲窟穴交通賂遺比
周爲奸欲仕路清而世運泰不可得也帝善其言敕
所司禁之且命自今閣部大臣公事議於朝房毋私
邸接賓客吏部推孟一脈應天府丞蔡時鼎江西提
學副以呂興周馬猶龍而一脈時鼎故嘗建言帝皆

用副者羽正率同列上言陛下不用一賍時爲中外
聞之將謂建白之臣不惟一時見斥而且復進無階
鎖忠直之氣結諫諍之舌非國家福也叢王遵以剛
正去官王德新饒伸以直言獲譴舉朝共惜今推舉
再三迄不見用大君蕩平無我之道當不如是疏入
忤旨奪俸有差二十年正月偕同官李獻可等請皇
長子出閣預教帝怒謫獻可官羽正以已實主議請
與同謫竟斥爲民自是杜門讀書士大夫往來過其
地率辭不見亦無報謝林居三十年未嘗尺書入京
師光宗立起太僕少卿未至進卿天啓二年吏部將

用爲右　都御史羽正辭曰馮公從吾僉院已久使
我後之者先之是長競也西臺何地可以是風有位
乎乃受僉都御史而讓從吾爲副士論稱焉甫入署
即言方從哲進藥議謚封后選宮無謀辭斷似倭似
欺宜免其官秩使爲法受過又言沈漼結內援招權
賄宜遄決其去由是群小多不悅熊廷弼王化貞獄
起衆議紛呶羽正言向者開原鐵嶺之罪不明致失
遼陽遼陽之罪不明致失廣寧朝廷疆土堪幾番敗
壞由是二人皆坐大辟會朱童蒙以講學擊鄒元標
馮從吾羽正言書院之設實爲京師首善之勸不當

議禁因自劾乞沐不允頃之代從吾爲左副都御史
俄改户部右侍郎督倉場明年春拜工部尚書故事
奄人歲給冬衣寒具折直至十三萬有奇是夏六月
群奄請預給羽正以帑乏不能應群奄千餘人遂蠭
擁入署碎公座毆掾吏肆罵而去羽正疏聞因求罷
詔司禮治群奄罪而諭羽正出視事羽正求去益堅
且曰今帑藏殫虚九邊壯士日夜荷戈寢甲弗獲一
飽慶陵工卒負重乘高暴炎風亦日中求傭錢不得
而獨内官請乞朝至夕從此輩聞之其誰不含憤臣
奉職不　義當罷黜復三疏自引歸踰年逆黨霍維

黃負地　棨言羽正委身門户遂削奪崇禎初復官久之卒贈太子太保

論曰三案之興諸臣盡力抗爭義不返顧不旋踵而奸黨得志遂爲小人殺人之墨目矣或猶以謂吹求特過疾惡太嚴不能不爲諸臣病是固然矣第當時門户已成勢不兩立陰陽水火無計調停諸臣不幸處此殆亦極難者耳不然蒙面喪心苟容偷活何人不可以爲而必以犯兇鋒取烈禍爲愉快乎諒亦有識者之所共審也是故吾黨激成一語大率君子反躬自責其道則然而尚未得爲論世之通義也與